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十 · 元 · 书 · 系

女人的容貌

蹇先艾 著 /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文学百家·十元书系

人的容貌

蹇先艾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周 明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蹇先艾代表作:女人的容貌/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十元书系)

ISBN 7-5080-1540-1

I. 蹇… II. 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912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开本 12.125 印张 289 千字 4 插页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1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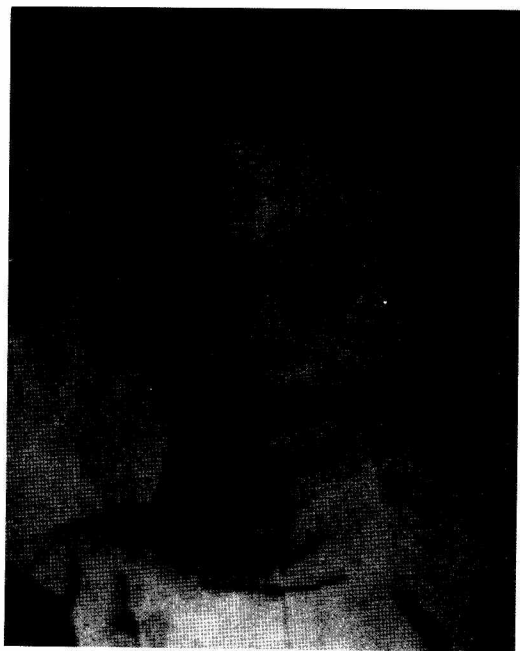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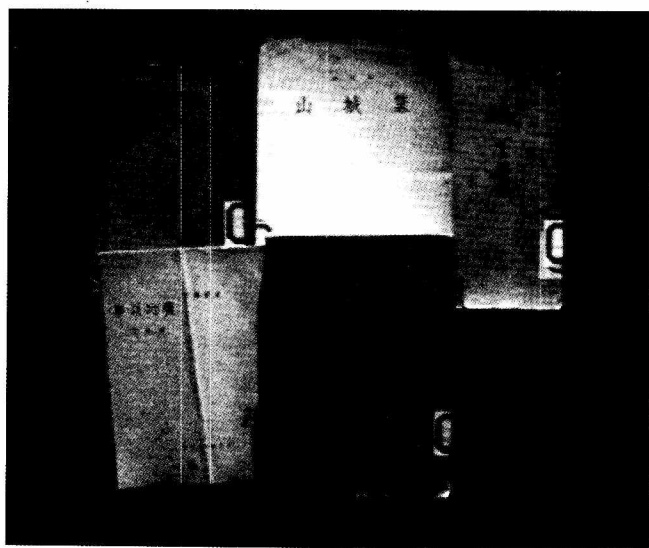
翁先艾

我願意赴遠道去尋你的下落
再一度安慰你的心情的悲寞。

靈感呀，

你也要跳躍和潮水似的涌急
翻攪起泥沙，又記證過了長堤，
你更要向松風在山崖上亂吹，
像那七弦琴幽婉也彈在深閨。

靈感呀，



寒先艾作品书影

目 录

小 说

水葬	3
初秋之夜	9
在贵州道上	19
映姊	32
到镇溪去	42
山城的风波	55
盐巴客	74
迁居	82
倔强的女人	92
山东七哥	102
国难期间	112
福兴酒店	124
赶驮马的老人	143

挣扎	151
乞丐	161
踌躇	168
逃难	178
盐灾	191
父与女	212
两个老朋友	223
孤独者	237
春酌	249
春和客栈	264

散 文

吃羊肉粉	279
茅店塾师	285
城下	289
车窗外	298
失书记	302
三等车中	306
晚间的来客	310
渝遵道上	313
我与文学	325

诗 歌

北海夜游	329
旧痕	331

秋天	332
雨夕	334
知道了	335
积水潭边	336
百年后	337
回想中的故乡	338
江上	340
寄韵	342
老槐吟	344
一片红叶	346
我想	347
春晓	348
大雨歌	349
欺骗	350
幻空曲	351
雪暮	352
题亡友梦苇小照	353
爱情	354
幻想	355
一个聋游客	356
童年之别	358
寂寥	363
哀与愁	364
听啄木鸟作歌	365

谢绝辞	366
恋爱的象征	367
灵魂	368
女人的容貌	369
孤独者的歌	370
我如今参透了生命的奥微	372
给灵感	373
泪	375
遐想	376
炉边	377
雨晨游龙潭	379
 蹇先艾小传	 380
蹇先艾主要著译书目	382

小 说

水 葬

“老子算是背了万年时，偷周德高家没有偷到，偏偏遭你们逮住了，真气死人！”

这是一种嘶哑粗鲁的嗓音，在沉闷的空气中震荡，是从骆毛的喉头里迸出来的。他的摇动的身体支撑着一张像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瘦筋筋地没有肉，几根骨架子包着一层皮。头发虽然零乱，却缠着青布套头；套头下面，那一对黄色的眼睛睁得很大，放出愤怒的光。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左颊上那块紫青的迹印，上面还长了一大撮黑毛。他敞开贴身的、染透了油渍的汗衣，挺露着胸膛。他脸上的颜色时时在变动，鼻子里偶然还要哼两声。看他的年纪不过三十岁的光景。他的两手被背剪着，脚下穿了一双破草鞋，沾满了黄泥巴。旁边有几个斜眉吊眼的汉子气势汹汹地、紧紧地、寸步不离地将他把持住，沿着又密又深的松林往前走。他们都怕稍一不留心，让他逃跑就麻烦了。这一行人都是奔小沙河去的。

他们押着骆毛去水葬，因为他在梧桐村不守本分，做了贼。绅粮周德高退了他的佃，是完全应该的，放佃、退佃，人家完全有自由，他却不应该报复——去偷周家的东西。哪个敢去惹一脸横肉的那个绅粮呢！他是曹营长的舅爷，连区长、保长一向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

行列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么简单：骆毛的后面还络绎地拖着一大群男女，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五花八门的服装，高高低低的身材，老少不同的年纪。……有好些都是村中的闲人和富户，他们完全为看热闹而来，这些人从来就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穿着比较整齐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们，薄片的嘴唇笑得合不拢来，两只手比着种种滑稽的姿势，他们好像觉得比四川来的“西洋景”还有趣的样子，拖着鞋子踢踢踏踏地跑，鞋带有时被人踩住了，走不上前去的时候，他们就尖起嗓子破口大骂，汗粒在他们头上像雨珠一般地滴下来。

农家的妇女们，姑娘搀着母亲，奶奶牵着小孙女，媳妇背着娃娃……站在路旁，有的抬起头，叹息着；有的皱起眉毛；有的露着苦脸，口都不敢开，顶多伸一伸舌头。有些老太婆们却呢呢喃喃地念起佛来了。中间有几位年老的庄稼汉大踏步地紧跟着行列走，有时还超越到大队的前面去；他们结果还是收缩住步子，徐徐地退回来，显然他们的心情是不怎样愉快的。踟躇不安的群众，完全不管汗的味道，总是在肉阵中前前后后地挤进挤出，你撞着我的肩膀，我踩着你的脚跟，连一分钟也没有宁静过，一会儿密密地挨拢来，一会儿又稀疏地像满天的星点似地散开了。大家正挤得开不了交的时候，忽然很高的声浪从人群中涌出来：“呀！哪个算得到骆毛是这样的死法！”“法”字的余音还在连续未断，后面较远的那些闲人跟着拼命地往前一挤，前排矮小力弱的妇女和小孩立刻被挤到路沟里去。这时，骆毛的声音，蓦地高朗了许多，像铜锣般响着：

“嘿！看你们祖宗的热闹！周德高狗仗人势，叫老子吃水！他二天也有遭殃的一天！他一样不会得好死的！”

骆毛接连又骂了几句绅粮们最忌讳的“下流话”。姑娘奶奶们多半红了脸，把耳朵掩起来；老太婆们却装做耳聋，假装问旁边的人骆毛叽咕些什么。村中那位假道学的教书先生离骆毛很近，听得十分清楚，他却撇着嘴喊道：“丧德呀，丧德！”骆毛自己的两耳只是轰轰地在响。他跨着很大的步子，东倒西歪地，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他仿佛在捉弄那几条汉子。看看已经快离开了这个村落，后面的人群紧紧地跟上来，七嘴八舌并没有停止。骆毛的耳鸣大概轻了一点，好像听见一长串刺耳的笑声，他一肚子不高兴，用力地把头扭回来，伸长着脖子，向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们喊道：“跟着你们的祖宗走哪儿去？你们难道也要陪着老子进水晶宫吗？……我晓得你们是来看热闹的，你们给周德高带个信去，就说我在鬼门关前等候他。”

当他的头刚刚转过来，才开始第一瞥的时候，就被那押解他的家丁强制地扭转去。骆毛气愤愤地站住不走了，靠在路旁一棵大柏树干上。

那个脸色褐黑的家丁使劲给他背上一拳：“走呀，孙子！”

骆毛不服地反踢了他们一脚；但是背上已经接着重重地挨了几拳，连躲闪都躲闪不开。

“不行！你们不能老打人家呀！”人丛中有人发出不平的声音。

离开村庄已有半里的光景。这是一个阴天，天上一片灰色。萧萧的风吹动着树叶，发出飒飒的声音。远处近处都是古柏苍松。大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走着，有时也经过田坎或者一些小小的山丘。骆毛不走了，在一座坟台边休息下来。群众都挤拢来，围成了一个圈子。松枝掩盖在他的头上，死寂的天空也透过了绿叶，投下了几丝阳光。骆毛依傍着那一块字迹模糊的残碑坐着。

“老子今年三十一!”他向四面看看,似乎在寻找熟人,提高嗓音说,“再过几十年,我不又是一条好汉吗?”

有个叫王七蹚子的农民(他的左腿是给曹营长抬滑竿的时候被打蹚的),拐着脚走到坟前来,用手揉着眼睛,把眼圈都揉得快红了,向骆毛低声说:“骆大哥!你放心去吧!逢年过节我会来给你烧纸钱的。你身后有什么办不了的事情,我来帮你办。哪个叫你没有钱,又没有势呢!”

高个子家丁跑过来,把王七推了几尺远,吼叫着说:“滚你的三十三,哪个希罕你来讨好卖乖?你还没有领教过曹营长的厉害吗!”

“七老弟,各人好好生生地下力去吧!”骆毛冷笑了一声说。“好汉作事好汉当,我不会拖累旁人的,——我的妈来了没有?”

骆毛心里忽然难过起来,站起身来往前走,眼光却东张西望地在人丛中寻找。人群又被他拖着,像带子似地回环在山道上了。

一路上他都在咆哮着,像一只被捆得太紧了的老虎一样。那些尾随的人们也跟着随时呼喊起来。几个押解骆毛的汉子一方面威胁着他,一方面夹着他往前走。有时骆毛的步子跨得慢了,他们也并不十分催逼他。

走了一段山路以后,刚才王七那几句话,叫他不由得不想起他的母亲,他觉得心头有点发软,不怕死的心情,登时就冷了一半;精神上的痛苦,使他咬着牙摆起头来了,他心里这时已经完全被踌躇和忧虑占据着:“我死了以后,我的妈怎么办呢?……她老人家这阵在什么地方呢?”

在小沙河上,那几个虎狼似的家丁搬了一块大石头捆在骆毛身上,从桥头往下一推,他狠心地把眼睛一闭,就沉落下去了,不由得大家都喧嚷起来。

天空依旧恢复了沉闷的铅色,梧桐村显得格外的冷落。金黄